

苏东坡与中秋月

○ 葛 鑫

当秋风轻拂过黄州城头的老柳，带着几分凉意，也带着几分岁月的沉淀，它似乎在低语，讲述着过往的故事。此时，一轮满月悄然爬上夜空，那轮明月，圆得如此完满，仿佛是天地间最纯粹的情感寄托，静静地悬挂在天际，洒下银辉万缕。

这夜，正值中秋节，一个团圆与思念交织的节日。而在黄州小城的一隅，苏东坡，这位才华横溢却又命运多舛的文人，正独自徘徊于赤壁之下。

月光如水，温柔地倾泻在东坡先生的身上，为他披上一层银纱。他抬头望向明月，眸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——那是对过往辉煌的淡淡怀念，对仕途坎坷的淡然处之，更是对人生哲理的深刻体悟。他曾以诗寄情，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”此刻，虽无酒在手，但那份超脱与旷达，却如同美酒般醇厚，让人沉醉。

思绪飘远，苏东坡的脑海中浮现出与弟子由共赏中秋月的温馨场景。然而，世事无常，如今天各一方，只能借明月遥寄相思。月光下，他的内心变得异常细腻温柔，仿佛能穿越时空的阻隔，听见远方弟弟的呼唤，那份深情比明月还要明亮。

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”东坡先生轻声吟诵，不仅是对人生无常的感慨，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。在他看来，无论是人的聚散离合，还是月的阴晴圆缺，都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，无需过分悲喜，只需以一颗平和之心去面对，去珍惜眼前人，去享受每一个当下。这份豁达与智慧，让他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与坚韧。

夜色渐深，东坡先生缓步走向江边。那里波光粼粼，映照着天上的明月，整个世界都被柔和的光芒笼罩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境界。他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，心中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满足。这一刻，他仿佛与天地、与明月合为一体，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随风而去，留下的只有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。

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这是东坡先生对天下所有有情人的美好祝愿，也是他对生命最诚挚的祈愿。他相信，人们无论身处何方，只要心中有爱，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能在这轮明月的照耀下，找到心灵的归宿。这份深情与厚望，穿越千年的时光，依然温暖着每一位读者的心房。

夜幕完全降临，整个黄州城都沉浸在一片宁静与祥和之中，苏东坡带着对中秋月的深深眷恋，带着对人生的无限感慨，缓缓走向自己的小屋。在那里，他用笔墨记录下当晚的所见所感，让后人也能通过他的文字，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中秋情怀。

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”它不仅是对中秋之夜的深情描绘，更是东坡先生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。在这首词中，我们看到了一颗豁达、超脱、深情的苏东坡，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，让后人在品味文字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。

每当月圆之夜，人们总会想起那位在黄州城下徘徊的文人，以及他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。而那份情怀，随着岁月流转，也将继续温暖着每一个渴望团圆与美好的心灵。



月是故乡明

○ 郎传声

临近中秋，塘栖镇越剧俱乐部举办了一场主题为“戏友联欢贺中秋”的演出，我是早期越剧俱乐部的负责人，有幸受邀。搬去上海居住，我便离开了越剧俱乐部，一晃眼几近二十年。老戏迷们怀旧，至今挂念着我，令我甚为感动。

戏迷们在塘栖镇文体中心相聚，欢声笑语不断，似乎三天三夜也唱不过瘾。一下午转瞬即逝，我自认为是老戏迷，熟悉大部分戏曲，但也有唱段当天是第一次听到。

时过境迁，当年的越剧俱乐部已成为临平区一级群众文艺团队。平时，队员们忙于排练，不断推出新的组合、折子戏，到周边乡村以“相约周末”“文化走亲”“村晚”等形式演出。因为喜欢所以钻研，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实践，从一字一调的戏文唱腔，到一招一式的手脚功夫，都越来越专业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舞台、灯光、音响设施越来越好，吸引观众无数。每次演出，台上台下欢笑不断。面对久久不愿离去的观众，演员们的内心收获感满满。

越剧俱乐部的成员们从喜欢听到学着唱，再到上台表演，更多的是出自兴趣爱好。但不知不觉中，大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贡献了一己之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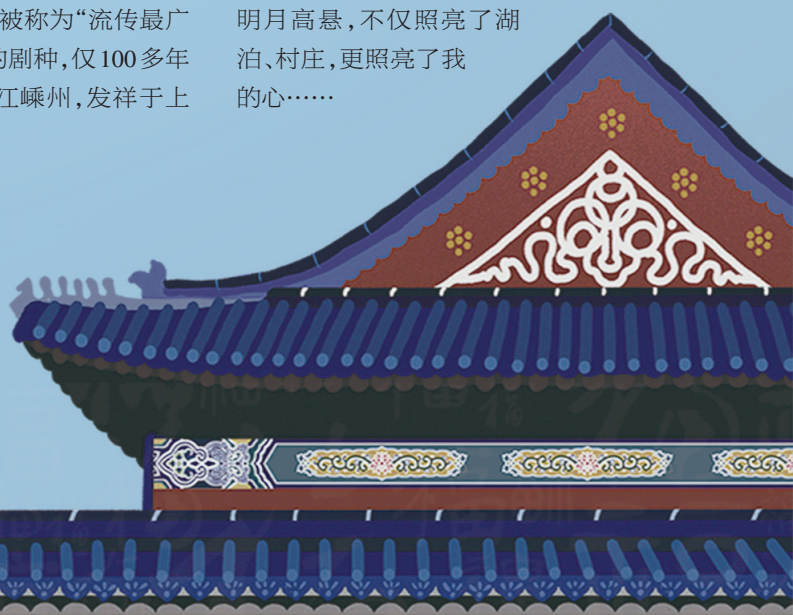
越剧是中国第二大剧种，被称为“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”，也是一个年轻的剧种，仅100多年的发展历史。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州，发祥于上

海，繁荣于全国，流传于世界，被誉为“中国的歌剧”。越剧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、话剧、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，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，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。就说中秋节，起源于先秦，普及于汉代，定型于唐朝，正式定立于北宋，盛行于宋朝，明清成为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。中秋节还被赋予诸多如嫦娥奔月等神话色彩。人们每年八月十五赏月、吃月饼、阖家团圆，形成了看望、孝敬老人和走亲访友的优良传统。

回塘栖后我惊喜地发现，长桥堍下搭建了一个古戏台。如果说广济桥是京杭大运河上横跨南北的巨龙，那么古戏台就是巨龙的眼睛。舞台上，演员们身着华服，声情并茂地演绎着经典剧目；台下，观众沉浸在戏曲的韵味中，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。等演出结束，我还意犹未尽地跑到舞台旁，和演员们聊起了戏剧。

今年中秋节，我心里盘算着去长桥上赏月，到古戏台下看越剧。站在长桥上，不仅能欣赏到最大最圆最明的月亮，还能欣赏到优美的越剧：官人你好比天上月，为妻可比是月边星……

戏曲散场已是晚上7点多，明月高悬，不仅照亮了湖泊、村庄，更照亮了我的心……



皎皎秋月八月圆

○ 高建华

念念不忘，那段往昔时光，走过春花秋月，依然温婉如旧。

儿时的月饼，没有精美的包装，薄薄一层黄草纸，裹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圆饼，庄重大方。打开黄草纸，月饼自然露了出来。烤得焦黄的饼面上，印着长条形的阖家团圆、花好月圆等祝福图案。掰开月饼，红绿丝像藕丝一样缠缠绵绵，核桃仁、花生仁、芝麻仁不时从断口处掉落。花生、冰糖等做的馅料，面粉做的饼皮，点缀期间的喷香芝麻，都是人间至味。那时，以老式月饼为媒，爷爷带着我们中秋节前走亲访友。多年后，回想起这些情景，嘴边似乎还留有余香。



心田。月光下凄美上演的《红楼梦》《莫愁女》，催生了我心中清澈碧净的爱恋。次年一纸报到书，催我背起行囊再次踏上书山路。那段似梦非梦、似痴非醉的日子转瞬即逝。

花好月圆，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时刻，值得倍加珍惜。30年前，月亮爬上柳梢头，我决定就是你了。你我相约登临平山，适逢中秋夜，我们仰望星空，层层云如烟似雾，迷蒙在月光下。月晕恰恰是圆月与清云的红娘，牵于二者之间，淡淡地点上一圈，明月和星星在云层中穿行闪光，既不喧宾夺主，又自带万般娇态。

时光静雅如流，一轮曾经照古人的明月浅吟轻唱。没有惊艳的开场，没有华丽的告白，只是普通的问候，简单的交流，却醉入眼眸，一字一句温暖心房。轻盈岁月的脚步，是重逢，还是擦肩，亦是永恒，为何我几度踟蹰，也走不出你的梦里花间，这一掬相逢的喜悦，那一浅情感的交融？农历八月，怀揣虔诚，我们共赏这轮盛世明月。抬头，一轮明月；低眉，一抹暗香。光阴的美，流淌在心间，伴我们温暖前行。

月亮走，我们也走

○ 姜晓燕

25年前，我们家隔壁搬来一户三峡移民。荒地上盖起三间二层楼。楼盖好不久，那年开春，我见到了卢姐。圆脸，杏眼，天生的卷发，扎两根大粗辫，挂在胸前。笑容很多，惹人喜爱。她比我大一岁，很快我们就熟识了。

农历八月十五，我们邀请他家三口来吃晚饭。卢姐的父亲酒量很好，和我父亲是绝佳的酒搭子，一顿饭吃了两小时，还没见要收拾碗筷的迹象。

我朝卢姐使使眼色，她悄悄地和我同步退席。我们手牵手出了屋子，往田间小路上走去。

月亮从天边升起来了，那样明亮。月色柔和，照亮了路两旁的水杉树，照亮了静静的稻田，也照亮了她和我的脸。

“喜欢我们这里吗？不对，不对……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啊……”我的话前言不搭后语，她竟毫不在意，浅浅一笑：“赶了千里路来到这里，当时看见一蓬蓬油菜花盛开在阳光下，鸡鸭在田埂上溜达，还有狗叫，我不觉心惊，继而欢喜。晚上写日记，就称自己误入了桃花源。”

她甩动手臂，小跳起来，我跟着她往前跳跃。我们的影子时而大时而小，时而明时而暗。我俩开心得不得了。

“你知道吗？今年中秋节，是我们家最隆重的一次，像过年似的。以往，我们家独门独户，吃完饭，看看电视，就睡了。可是，我爸今早说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在这里过节，要跟你们家一起赏月到深夜呢。”我把语调提得高高的。

她停下脚步，仰头看着月亮：“我家以前住在半山腰。跟你们家一样，也是独户，满山翠绿，林木葱茏，竹子苍翠，鸟儿欢唱不休。”

“那也是桃花源啊！”我惊叹道。

她的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我有过一只小黑猫。我给它做了一顿鱼饭，吃饱后把它放归竹林。它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喵喵叫个不停。我让它走，它也不走。后来，我硬下心肠转身跑离了它。那喵喵声一直在我背后响，我不敢回头。”

我握紧了她的手：“我家有条小黄狗，可乖巧了。以后，让它给你们家看门。”

她摇摇头：“不用了。我只是想念小黑猫了。”

脚下的路上，洒满了月光。小路的分岔口，有一个荷塘。荷塘被月光镀亮了。枯荷的叶子零零落落，高高低低，偶尔能看到几个小莲蓬。

荷塘边落着三四块石头，我俩坐下来。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东西，牛皮纸包着，放在她眼前：“猜猜

里面是什么？”

她回了一个笑：“我猜不出来。”

“你猜都没猜！那好吧，我来揭晓。”我边说边打开牛皮纸，“是‘掌心月饼’。”

她凑近一看：“你这可骗不了我，明明是苏式月饼嘛。”

“对，这是苏式月饼的一种，但它不是普通的月饼。若是光线好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月饼上有一个鲜红的印章，章上有四个大字，‘亭趾月饼’。”

“名字，怎么这么奇怪？”她侧歪着头说。

“这是亭趾供销社做的月饼，在我们这一带可有名气啦。我和我妈特意昨天赶早去买的，怕今天去买不到。拿到手的那一刻，还是热乎乎的呢。现在，虽然凉了，但美味不减。”

“那你怎么又叫它‘掌心月饼’呢？”她捋了捋自己的粗辫子。

“因为它的酥皮特别脆，咬一口，饼皮就会像易凋零的花瓣一样掉落下来，得用掌心盛着吃。嘻嘻。”我取出一个月饼，小心翼翼地放到她的掌心里。

她端详着月光下的月饼：“还有一张小垫纸啊！”

“对，那是月饼的小衣服。”我大笑起来，“我们一

起吃‘掌心月饼’吧！”

她咬了一小口，一边抿抿嘴唇一边直点头：“好吃。”

“好吃，你就多吃点。吃完手里这个，我们回家还有呢！”我把月饼举得高高的。

她深情地看着我：“我爸跟我说，我们以前的屋子都被淹在长江下面了。我不相信。等我攒够钱，我一定要回去看看我家的屋子。我在房前屋后种了很多凤仙花呢。”

“那你记得带上我。”我也看着她。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“决不食言！”

“我爸还说，政府给我们在这边分了地，好像就在这荷花塘不远的地方。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……”她吃着月饼，慢慢咀嚼着，像是在缅怀往事。

“我们都是你们的亲人。”我拉住了她的手，紧紧的。

月光盈盈，月影团团。在我扬起盼望月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美丽的月亮牵着闪闪闪烁的小星星，也在走着。多么温馨的夜晚啊，这是人间最好的团圆。